

毛澤東評點《智囊》

第十分冊

語智部卷十九之二十

馮子曰。智非語也。語智非智也。喋喋者。必窮。期期者。有庸。丈夫。何必有口哉。固也。抑有異焉。兩舌相戰。理者必伸。兩理相質。辨者先售。子房以之師。仲連以之高。莊生以之曠達。儀衍以之富貴。端木子以之列于四科。孟氏以之承三聖。故一言而或重于九鼎。單說而或强于十萬師。片紙書而或賢于十部從事。口舌之權。顧不重與。談言微中。足以解紛。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

爲不智。智澤于內、言溢于外。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

語智部辯才卷十九

子貢

魯仲連

虞卿

蘇代

陳軫

左師觸龍

庸芮

狄仁傑

陸賈等

廝養卒

楊善

富弼

王守仁

張嘉言

秦宓

四庫全書卷十八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語智部辯才卷十九

僑童有辭鄭國賴焉聊城一矢名高曾連排難解
紛辯哉僊僊百爾君子毋易繇言集辯才

○○子貢

吳徵會于諸侯衛侯後至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說
太宰嚭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
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仇也
若執衛侯是墮黨而崇仇也嚭說乃舍衛君

田常欲作亂于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

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正○是○辨○端○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

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于王。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于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

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扶泗上諸侯。誅暴齊而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彊不過齊。王致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

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今存越。示諸侯以
 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成
 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
 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
 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
 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
 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
 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
 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

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
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
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
堪國家敝于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太宰嚭用事
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
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
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
北面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于齊重甲
困于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

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

新

〇〇〇

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于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吳與齊將戰，彼戰而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于艾陵，大破齊師，獲

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直是縱橫之祖。全不似聖賢門風。

○○○ 曾仲連

孟軻說子圓書都是縱橫

秦圍趙邯鄲諸侯莫敢先救。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

Алматы

7-11

語部辭才



間入邯鄲欲與趙尊秦爲帝。曾仲連適在趙聞之見平原君勝。勝爲介紹而見之于辛垣衍。曾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曾連曰。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助之奈何。曾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吾不知。

若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曾連曰：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故也。使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柰何。曾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到，齊後往。周怒，赴于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

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曾連曰：梁之激之比于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曾連曰：然則吾將重激之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曾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并脯鄂侯。文王聞而歎息，拘于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